



## 聖女泰瑞西塔小傳／路易·艾伯特·伍瑞阿／鄭明萱譯

過去好幾年，我一直在研究姑婆泰瑞西塔的生平。小說《蜂鳥的女兒》就是以這些研究為基礎寫就。出門在外經常有人向我打聽她；以下這篇文章或許可以提供些許她的一生縮影。

當我年少時，親友相聚常會聊到一位雅基族的姑婆，據說能夠用手觸摸為人治病。還說她在上世紀某年去世時，雅基人將她埋在索諾拉沙漠的水晶洞窟，遺體至今都沒腐壞，並由一支優秀的雅基族戰士守衛。後來，我開始四處探討泰瑞西塔真相，才發現事實遠比家族述說的更為神奇。

泰瑞西塔的外號很多，但無論是「雅基族女王」或較為人知的「卡波拉聖女」，都是善男信女自行加封的；她從未自稱「聖女」。反之，她一再堅稱「我只是個女人，不是什麼聖者。」她一生充滿爭議與災難——天主教會視她為異端，墨西哥政府指控她教唆印第安人革命——那是個美墨兩國都在盡全力欺壓並滅絕原住民的時期。泰瑞西塔的名聲在墨西哥達到巔峰時，據稱有五千到一萬人前來朝聖，就在她父親的牧場上紮營露宿。後來，約莫在世紀之交，在經歷了無數的劇變與悲劇之後，她將療癒任務帶到了美國、繼續執行……

以下便是她的生平，她的故事。

泰瑞西塔生於一八七三年十月十五日，在墨西哥辛納魯亞州歐可洛尼鎮一處門廊髒污的地面上；此地位於雅基、馬約兩河流域邊緣。此時墨西哥政府正在發動殲滅戰，企圖有系統地消滅強悍的北方各印第安部族。迪亞茲將軍的獨裁政權已在猶加敦設立大規模的集中營，原在北方的雅基族與該區其他原住民被南運到此為奴，做苦工直到活活累死——在某些大型工地，印第安奴工的壽命甚至只有六周！

泰瑞西塔是湯瑪士·伍瑞阿的私生女，他是位有錢有勢的牧場主。母親卡伊姐娜·夏維茲當時是個十四歲的印第安女孩。湯瑪士·伍瑞阿是政治前進派，也是共濟會員。卡伊姐娜私下獨力養育泰瑞西塔，不讓別人知道孩子的生父是誰。她們的生活極為貧苦，而伍瑞阿牧場上的情況對這位夢想過得更好的年輕母親來說，終於變得忍無可忍。終於卡伊姐娜把小小的泰瑞西塔留給姊姊，自己就消失了。這位姨媽幾乎馬上就開始虐待泰瑞西塔，經常用一只大木匙毆打她。等泰瑞西塔五歲，姨媽或許出於妒忌抑或絕望，更是變本加厲地羞辱她。

湯瑪士·伍瑞阿根本沒發現這個綠眼睛的小姑娘是自己的女兒。他加入一場註定失敗的政治活動，企圖挑戰獨裁政權。他冒著極大風險支持反對派候選人競選辛納魯亞州長，以為可以藉此打破迪亞茲鉗住國家的鐵腕。墨西哥政府一看反對派人選即將獲勝，立即宣布選舉無效，並施展魔掌鎮壓新政黨。面對死刑、監禁的威脅，湯瑪士只好連根拔起家園，全體遷往鄰州索諾拉，在那裡他原本就擁有兩處大牧牛場，其一即是卡波拉。當時泰瑞西塔只有六歲，傳說她一路都騎著一匹小驢子前行。

就是在這趟大遷徙途中，有名牛仔把她指給湯瑪士看。他驚奇莫名地發現，原來這是自己的女兒。更讓他吃驚的是，小女兒聰明慧黠又極負音樂天賦，還是個出色的小騎士。於是一抵達卡波拉，湯瑪士就把泰瑞西塔接回家中照養。

在卡波拉有件事情可以讓我們一窺湯瑪士·伍瑞阿其人性格。大隊人馬還在路上的時候，鄰近一處雅基村落因受飢饉所迫，又遭墨西哥軍攻擊，只好掠奪卡波拉。他們殺了幾名牛仔，放火燒屋，帶走牲口，又擄去一些女人。湯瑪士·伍瑞阿聞訊並卻沒有急著復仇，反而單身空手騎馬長驅直入，與雅基村長對談。長老解釋緣由，湯瑪士立刻與他們立下和約，以個人擔保，只要雅基族把人質送回，並且和平離去，就不會有任何報復行動。回報條件是容許他們自由使用牧場，而且每年還送他們若干牛群，讓該族人民衣食無虞。

在伍瑞阿家中，泰瑞西塔表現極為突出，成為傑出騎士與優秀的吉他手。有一回她還打斷父親的會議，與會議中的一群大男人進行了生動的政治對話（當時女人是不許參與政治辯論，也不能學習識字），場面令人莞爾。其中有位男士即報人暨工程師勞洛·艾吉瑞（日後在她人生扮演重要角色）。勞洛和湯瑪士·伍瑞阿決定違反傳統，讓泰瑞西塔受教育。勞洛教她讀書識字，兩人都教她歷史、政治與神學。

然而泰瑞西塔最重要的教育卻來自印第安老婦葳拉，她是牧場上家管僕傭的頭頭。葳拉的天職是為該區印第安人擔任草藥療師及產婆。泰瑞西塔很早就已顯示出驚人的能力：她可以讓分娩婦人陷入恍惚狀態，因此無痛生產。葳拉四處接生時常帶泰瑞西塔同行，有一回更深入邊境沙漠，走過神祕長途，遇見雅基醫人，他還傳授泰瑞西塔兩百多種藥草植物與仙人掌的諸多功效。

青春發育期帶給泰瑞西塔新的能力。同父異母姊妹聲稱泰瑞西塔會飛，可以帶她們飛到遠處城市。（這些小姑娘終其一生都沒到過任何城市，也從未識字、讀過書報，可是卻能如實詳述墨西哥市的點滴）泰瑞西塔也有能力改變自己的體重；她常常逗小孩子開心，把自己變得很重，致使沒人能舉起她來——甚至牛仔也無法將她抱離地面。

一八八九年發生一件暴力事件，泰瑞西塔的人生從此完全改觀。牧場上有個工人，原是辛納魯亞的礦工，對她非常癡迷，常常暗中跟蹤她。一天，她一離開牧場就遭到他的攻擊。被人發現時已陷入痙攣、僵硬得牙關緊閉，連葳拉也解除不了。抬回牧場後就陷入昏迷。

連續昏迷二十一天後，湯瑪士知道她活不了了；牧場工人為她做好棺材。第十三天，泰瑞西塔就死了。湯瑪士、葳拉、還有從鄰鎮請來的醫生，三人一起查看她的狀況。她全身冰冷，沒有脈息，不再呼吸。

葳拉負責入殮守靈工作。牧場上的女人洗淨泰瑞西塔的身子，替她換上白色壽衣，雙腕纏上玫瑰念珠，雙手合十做祈禱狀，連同棺材一起放在屋中。當晚大家正在為她禱告，泰瑞西塔忽然坐了起來。場面一度失控，大夥一陣慌亂。她看了棺材一眼，問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聽到女眾驚駭的回覆，她說：「這棺材我用不到，不過三天後必有用處。」

不出三天，葳拉死了，隆重殮入泰瑞西塔的棺木。泰瑞西塔甦醒之後，接連多天都陷入奇異的恍惚神迷狀態。雖然活回來了，卻不吃東西，而且常常靜坐不動如石頭，甚至忘記眨眼。她的身子也開始散發玫瑰香氣。

日後泰瑞西塔簡單交代家人曾在「另一邊」遇見天神。祂和一名女子帶她旅行，向她顯示許多事情，並送她一件禮物，吩咐回來後要用來幫助窮苦無助之人，而且絕對不可從中獲利。這項禮物就是療癒能力。

她最早治癒的病人當中，有一位被騾子踢到腦袋的雅基族農工。泰瑞西塔在泥巴裡吐口水，然後抹到病人傷口，他就痊癒了。消息迅即傳遍各地，越來越多病人想方設法來到卡波拉。不久，不只印第安人，連墨西哥人也加入這個朝聖隊伍。一旦墨西哥人來到，美國人也不會落後太久。記者、密探，蜂擁而至。除了墨西哥本地及鄰近亞利桑納的報紙，還有紐時時報、舊金山每日記事報、洛杉磯時報、越野月刊也紛紛報導泰瑞西塔其人其事。

拜訪泰瑞西塔的眾人之中，還有來自托莫契克山地村落的成員。該村人民性情剽悍、宗教性強，人稱「山脈之虎」。托莫契克人本來是為查看卡波拉傳聞是否屬實。結果泰瑞西塔治癒了一名戰士頸部的瘤。他們遂封她為主保聖女，還替她刻了木雕像，與耶穌、聖母馬利亞的像一起供在村中小禮拜堂內。

有位負責巡視國境的加斯提倫神父，被賦以維繫印第安部落的天主教信仰職責。當他來到托莫契克，發現竟供有泰瑞西塔的「偶像」！他本來就被她日盛的聲名感到不安，這下子更是怒火中燒，立刻拍電報向總統報告。在此同時，泰瑞西塔也已開始向部落人宣講解放，她的信息很簡單：「神賜了這片土地給你們的父祖，它不屬於墨西哥人，它是印第安的土地，你們不能讓政府或教會從你們那裡偷走它。」加斯提倫神父拍發電報的同一周，政府的密探也拍電報到墨西哥市。兩事齊發，在獨裁政府眼中看來，顯然有一場印第安人大暴動即將燃起。

於是泰瑞西塔和父親雙雙被捕，托莫契克村民慘遭屠殺，連兒童與老人也不放過。泰瑞西塔在重兵看守下被遣送到圭亞瑪斯監獄。為恐爆發印第安全面戰爭，獨裁者迪亞茲決定不處決泰瑞西塔，卻譴責定罪她是「全墨西哥最危險的女孩」，將她驅逐到美國。湯瑪士和她一起搭火車出境，沿著火車路線一路通往亞利桑納美墨邊界的諾加里，印第安戰士紛紛騎在馬上或步行出現，等著當她火車經過時靜靜地舉槍致敬。

泰瑞西塔在美國境內的歲月沒有像在墨西哥時那般動亂。她的信眾也跟到了諾加里；過了一段時日，她和父親又遷往厄爾巴索，泰瑞西塔在那裡的城中心搭設帳篷，開始醫治病患。此時的她依然被托莫契克的滅族遭遇震撼得神經衰弱，因此拒絕幫助勞洛·艾吉瑞進行發動墨西哥革命的計畫（此時離革命真正發動尚有十年之遙）。艾吉瑞此時在德州發行《獨立報》，泰瑞西塔同意撰寫專欄，並列名編輯。艾吉瑞很有一套，將她的聲名傳遍美國西南部。革命烈火在德州的墨西哥人與印第安人之中繼續加旺。當時兩國邊境是開放的，朝聖者可以自由來去，許多人都在胸前掛著泰瑞西塔的畫像。

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三日，艾吉瑞帶領一支武裝隊伍起事，墨西哥人與雅基族沿著邊界從數個據點向墨西哥發動攻擊。他們炸掉諾加里海關辦公室，整個戰役中不住大喊「卡波拉聖女萬歲」！雙方俱有傷亡。泰瑞西塔簡直嚇壞了，她一再宣揚不要使用暴力啊！為避開流血事件，湯瑪士在亞利桑納的克利夫頓-莫連奇山間買了一座小牧場，父女遷居該地。

泰瑞西塔一直沒停止療癒病患的使命。墨西哥市派來一隊記者，原想看看能否揭發她為不實，結果卻紛紛皈依，因為他們當中一名禿頭成員，訪問完泰瑞西塔出來，頭上就長滿了密絨絨的小細毛。在克利夫頓的時光一開始還算平靜，但麻煩不久旋即上門。

一八九九年接近她生日時，牧場一個名喚路皮的半雅基裔工人向她示愛。泰瑞西塔早已預測到將嫁個邪惡的男人，而且他還會企圖殺她。路皮個子很高，在別人印象中是個溫和友善的人。一八九〇年六月，他帶著一把手槍出現在伍瑞阿家，向湯瑪士大喊他為泰瑞西塔而來。湯瑪士受到冒犯很生氣，命令女兒留在屋內。她拒絕聽命，出門迎向路皮。對於女兒的抗命，湯瑪士深受傷害，從此斷絕父女關係，彼此不曾再見。

路皮將泰瑞西塔帶出鎮去，然後開始攻擊她並企圖殺死她。就在被推下深谷之際，鎮上有人聽到她的叫喊。泰瑞西塔獲救後心神俱碎又遍體鱗傷，無家可歸之下，只好接受邀約去舊金山造訪一些信眾。在那裡，她繼續醫治救人的工作，卻不幸被人設計與一家「醫療協會組織」簽下合約。本來該組織答應信守她對神的承諾，絕不利用療癒力謀利，只要泰瑞西塔為他們工作。這紙合約困住了她成為「白奴」，他們用車運著她四下巡迴美國境內，在租來的屋子裡從事治療。

在這段哀傷的時日裡，泰瑞西塔的父亲在克利夫頓過世了。她寫信給鎮上友人，請會說西班牙話的有人之子約翰幫她翻譯。她的英文仍不夠用，無法了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境遇。約翰來看她，兩人陷入愛河，後來生了兩個女兒。她的足跡遍布紐約、聖路易、舊金山、洛杉磯。

疲累而且逐漸衰弱的泰瑞西塔，終於在二十世紀初期回到克利夫頓；她的奇異能力也逐漸消滅。

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認為泰瑞西塔過度付出靈力，而她開的醫藥也削弱了她的性靈。儘管如此，她還是開了一家小診所，同時運用西方的醫療與自己的療癒力救人。一九〇四年水災時，她為了救治災民，在大水中度過許多冰寒徹骨的夜晚，還幫忙做砂袋、堆砂袋。

一九〇五年，泰瑞西塔被診斷得了肺結核。人們仍從遠方趕來見她，造訪她在克利夫頓的住家，她也繼續接待眾人。一九〇五年她生日當天，她已經虛弱到無法站立，但還是招呼大家，祝福所有來人。她也預測自己會在三十三歲時死去。

一九〇六年一月，她請人載她到香農山湯瑪士埋骨之處，墓地並沒有標記。當時天下著雨，泰瑞西塔走過一地泥濘，直走到尋見墳墓所在，然後站在冷雨中不住祈禱。回到家中，她發作一陣寒意，家人將她抬到床上，她就陷入沉睡不醒。他們守候在旁，以為她將死去。但她再度甦醒過來：「我還不能走，」她說：「我母親要來了。」

第二天，行蹤不明將近三十年的卡伊妲娜·夏維茲，令人費解地竟在泰瑞西塔家門口現身了。他們帶她進入房間，坐在女兒床頭，握著她的手。卡伊妲娜接收到女兒的寬恕，母女共度了一個快樂的下午。那個傍晚，泰瑞西塔說：「現在我要去睡了。」然後就死了。這天是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一日，得年三十三歲。

\*\*\*

今日，泰瑞西塔留下的遺澤，正被新時代的尋覓者、墨裔美國人、美洲原住民重新挖掘，慢慢地，又將她瀕於失傳的生平帶回人間。其人其事與其療癒能力，今日依然強大有為，慰藉日增的朝聖信眾。

卡波拉聖女萬歲

